



燕大桥

不久前,河北省印发《关于支持燕山大学加快“双一流”建设 实现内涵式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全力支持燕山大学建成世界知名的研究型大学,力争通过3~5年建设,确保其达到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水平,进入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行列。此举引起高等教育界广泛关注。

但对公众来说,燕山大学却有些名不见经传。也正因此,该校2004级校友、新华社记者王仁贵在被问及母校时曾多次遭遇尴尬,因为有些人并不知道这所学校在哪儿,甚至还有有人问他“是不是燕山石化办的学校”。

在一定程度上,这种尴尬是“有情可原”的,因为燕山大学目前还只是一所地方高校,更是一所“四非”高校(即非“985工程”“211工程”以及“双一流”建设高校)。

不过,近年来,这所“四非”高校取得了不少亮眼成绩。比如,自2000年以来,该校获得了19项国家级科技奖励,入围“中国科学十大进展”两项、“全国高校十大科技进展”两项。

“这样的文件在河北省历史上前所未有。”燕山大学党委书记赵晓峰相信,在它的加持下,学校复兴指日可待。

而放眼全国,在当前“双一流”建设动态调整的机制下,以燕山大学为代表的“四非”高校又该如何突破身份限制、异军突起呢?

参差不齐

据统计,截至目前,我国共有普通高校2600多所,其中本科院校1200余所。这当中,除了入选首批“双一流”建设的140所高校外,绝大多数是“四非”高校。

这些“四非”高校的发展水平可以说参差不齐,但其中有些与“双一流”建设高校相比也不遑多让。

以燕山大学为例。

1958年初,教育部指示哈尔滨工业大学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富拉尔基区,毗邻第一重型机械厂筹建哈尔滨工业大学富拉尔基分校。当年9月,哈工大轧钢、锻压相关专业近500名师生奔赴富拉尔基,组建了“哈尔滨工业大学重型机械学院”。1960年,该学院成建制独立办学,更名为“东北重型机械学院”(简称东重,燕山大学前身)。

在富拉尔基铁路南的那片荒滩草甸上,这个开始筚路蓝缕“创业”路的新兴学院,仅仅用了20年时间,就被国务院批准列入全国重点院校(1978年,全国共选出88所重点院校)。

其间,该校与第一重型机器厂联合设计研制了当时国内最大吨位的120MN水压机,成为新中国机械工业第一次腾飞的起点;与第一重型机器厂建成了亚洲最大的300MN级模锻水压机,装备重庆西南铝加工厂并服役至今,被誉为中国工业“四大国宝”之一……

1997年完成整体南迁秦皇岛之后,燕山大学的科研实力、学科建设、人才培养都得到了进一步提升。比如,C919大型客机,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工程、神舟飞船、高铁提速等一系列国家重大工程项目中,都有着燕大人的智慧;在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中,燕山大学机械工程学科被评为“A-”类学科,这也是河北省唯一的“A”类学科。

王仁贵曾听不少老师和校友说过一件事,令他印象很深,就是不少企业在招聘毕业生时,条件一栏明确写着仅限“985工程”大学、“211工程”大学以及燕山大学等其他几个学校的毕业生。

“这说明我们学校的学生得到了用人单位的认可。”王仁贵说,在当前形势下,名校头衔对于毕业生敲开用人单位的大门的确有帮助,但在工作几年之后就会发现,燕大毕业生丝毫不输给他们。

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发展水平参差不齐的“四非”高校中,除了燕山大学、江苏大学、深圳大学等少数能与“双一流”建设高校媲美之外,整体还是难以相提并论。

原因何在?

身份使然?

在中国教育发展学会副会长、清华大学教授李志民看来,身份差异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东北重型机械学院的地缘劣势日益明显。因此,从1985年到1997年,该校整体南

『四非』高校突围的『道』与『术』

本报记者王之康

在我国高教体系中,为数众多的“四非”高校担当着重要角色。虽然由于种种原因,与曾经的“985工程”“211工程”以及现在的“双一流”建设等国家重大高等教育战略之交臂,给这些“四非”高校的发展带来了一定困难,但通过坚持学科建设规律,发展学校特色,立足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等方式,它们依然可以突破身份限制,逆势腾飞。

迁秦皇岛,并于1997年正式更名“燕山大学”。

一定程度上,迁校让燕山大学在师资队伍、生源质量等方面都得到了一定改善。但迁校的同时,东北重型机械学院所隶属的机械工业部被撤销,隶属关系向河北省划转,由此形成的一些客观原因,使得它与“211工程”失之交臂。

正如燕山大学校长赵丁选所说,这对于



东重建校初期,师生参加学校建设。



燕山大学第一届运动会。



燕山大学学生在做实验。

1978年即入选全国88所重点大学序列的这所高校来说实属遗憾。

无独有偶,这种遗憾在“双一流”建设高校评选中再次上演。

“我们没评上“双一流”不是说学校没有达到标准。评“双一流”有几个硬指标,其中一个是在5年内拥有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我们是2011年拿了一项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实际上早就达到那个标准了。但是对不起,没赶上。很遗憾!”燕山大学党委宣传部原部长白靖说。

同济大学教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张端鸿与燕山大学管理部门多有交流。他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表示,一所学校的发展不能只依靠平台,但不可否认的是,平台很重要。一般来讲,贴上“211”“985”“双一流”的标签,不仅在知名度上会比其他高校更胜一筹,在资源获取方面也更加便利。

“‘985’‘211’时期之所以要推出‘双一流’建设,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它是一个动态调整机制。但是,动态调整的幅度并不会特别大,所以它本身的标签意义还会继续存在。”张端鸿说,标签本身会给大学带来各种各样的发展效益。虽然从教育主管部门能够拿到的经费有限,但这些标签会使得高校在洽谈合作与寻求地方支持、社会捐赠等时,被格外高看一眼。

在他看来,标签是撬动社会资源的杠杆,纳入一个建设计划,实际上就有助于实现资源吸纳效应。从这个角度来讲,身份上的劣势会对“四非”高校发展起到一定的制约作用。

对此,李志民也表示,“四非”高校发展普遍面临的问题是办学经费紧张。这会给高水平师资队伍、人才培养质量、科研成果产出和科研平台建设等带来不利影响。目前,我国高校的办学经费主要来自政府拨款。对于一个具体省份而言,“四非”高校数量一般较多,而地方政府在高等教育方面的经费预算有限,所以分配到每所具体高校上的经费不多。

“尤其是对那些没有人选国家‘双一流’建设的高校而言,还要面临冲击下轮‘双一流’高校的压力,学科建设方面急需引进高层次人才、购置贵重科研仪器设备、开展高水平科研平台建设,这些都需要持续投入大量资金,学校发展面临巨大的资金压力。”李志民说。

总的来讲,与纳入国家重大高等教育战略的高校相比,“四非”高校发展中所遇到的困难要大很多。

燕山大学如此,其他“四非”高校也莫不如是。那么,影响其获得更好发展的,是否只是身份问题呢?

内生动力

在回答上述问题之前,李志民特别强调

了高校与地方发展的关系。

“大学的水平决定了城市的高度,大学的高度决定了城市的高度。两者是共生共荣的关系,比如哈佛大学之于波士顿、斯坦福大学之于硅谷。”李志民说,一所大学所在的城市乃至省份,只有给予其充分的支持,才能得到更好的回报。

历史上,河南的高等教育也曾像河北一样大而不强,但是在国家“双一流”建设遴选时,郑州大学、河南大学分别入围“世界一流大学”和“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自此,两省的高等教育拉开了差距,这与河南的高等教育重点建设政策不无关系。

对于河北省近期出台的支持燕山大学“双一流”建设的专门文件,李志民充满了期待,并认为“这是一个十分正确的选择”。

而此次燕山大学之所以会得到河北省的重点支持,一方面是因为河北省是全国(港澳台地区除外)唯一一个没有“双一流”高校的省份(编者注:河北工业大学虽然入选一流学科建设高校,但地处天津,并未在河北省境内)。要想打破当前的尴尬局面,在“双一流”评选中有所突破,河北省就必须有所侧重。综合考虑,燕山大学是最好的选择。

另一方面,李志民、张端鸿都认为,虽然南迁秦皇岛之后的20多年时间,燕山大学一再与国家重大高等教育战略失之交臂,但无论是学科建设、科研实力还是人才培养,始终保持着比较高的发展水平。

“这主要得益于学校保持了自己的‘名门气质’,坚持高起点和特色专业定位,通过内生动力推动发展,不断沉淀,保持优势。”张端鸿说,“所以该增加博士点的时候增加了博士点,该建国家重点实验室的时候建了国家重点实验室,该出成果的时候也出了成果,潜力还是很大的。”

赵晓峰则将其归结为“奋斗基因、工匠精神、卓越品质和家国情怀”的精神品质。

据白靖介绍,当初哈尔滨工业大学富拉尔基重型机械学院初建时,楼无一栋,房无几间。学校只在校内西南角建造了1000平方米的土平房,用于解决师生上课、科研和生活需要。创业者们住在“干打垒”的陋室,顶着肆虐的风沙和零下30多摄氏度的严寒,边劳动建校,边教学科研,创造了艰苦条件下高起点办学、20年跻身全国重点院校行列的奇迹。

后来南迁秦皇岛,燕山大学在一片桃园地、荒山坡上开始了二次“创业”。“当时资金非常紧张,在秦皇岛市的大力支持下,我们通过贷款办学,1985年实现了当年买地、当年设计、当年施工、当年招生的‘燕大速度’,因此才有后面的跨省整体搬迁办学壮举。”燕山大学退休教授杜文升告诉《中国科学报》。

“正是这些熔铸在每个燕大骨子里的精神品质,让学校顶住办学压力,对冲掉非‘211’‘双一流’等高校身份带来的困难,并逐步夯实发展基础,达到现在的发展水平。”赵丁选说。

实现突围

不过,对于绝大多数“四非”高校来说,能够像燕山大学这样得到举全省之力支持的毕竟少之又少,它们又该如何在“双一流”建设的背景下实现突围呢?

对此,李志民和张端鸿表达了类似观点。他们认为,“四非”高校一定要坚持发挥学科优势和内生动力,争取参与更多国家层面重大项目,服务地方经济。比如燕山大学参与港珠澳大桥、大型客机C919项目,在京津冀一体化中承担更多任务等。“大学只有把自身发展深度融入整个国家和地方的重大发展战略当中,才能不断提高发展优势,叠加力量驱动发展。”

“地方高校可以利用其与地方发展联系密切的优势,主动加强与所在地方政府、企业与社会组织的产学研合作,将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目标与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相结合。”深圳大学校长李清泉曾撰文阐述地方高校与地方发展之间的关系,而这对于“四非”高校突围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地方高校要扎根本地,把握本地政策并深入了解地方政府与企业的近期发展规划与远期发展战略,把大学的知识技术、人才优势跟地方企业、社会机构进行深度整合,对接地方区域发展的切实需求。”

同时,张端鸿还强调,不同类型学科的建设规律和建设方向差别较大。“四非”高校一定要尊重这种规律,根据学科布局特点突出学校的特色,并让自己的学科与基础研究、社会服务之间建立比较科学的关系。这样既可以保证高品质的基础研究份额,也能在服务过程中吸纳更多社会资源。

“要知道,只要学科发展得好,它的资源吸纳能力就比较强,就会具有‘造血’功能。如果一所学校的各个学科都具有‘造血’功能,那么整体就会呈现出一种向上的力量。”张端鸿建议,即使没有人选国家重大高等教育战略,也要尽量将学校放到与入选高校同等位置上竞争,鼓励并引导校内外的科研团队、学者在各种国家级平台上争取资源、奖项,“这样,‘四非’高校至少在重点指标上不会落得太多,甚至还可以维持自己与其他同类型院校的相对优势。在这一过程中,全校上下也更容易形成发展合力。”

此外,在高等教育国际化日益加快的背景下,张端鸿认为,立足区域拓展国际合作也有助于“四非”高校逆势突围。比如,除了与欧美主流高校开展战略合作外,西南地区高校还可以与东南亚重点高校开展更多合作,东北地区高校还可以与俄罗斯重点高校开展合作,甚至可以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高校拓展合作。

“毕竟在建设一流大学的进程中,我们所面临的竞争不仅来自某个区域或者整个中国,更来自于全世界。”张端鸿说。

中国大学评论



樊秀娟

同济大学教育评估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双一流”建设开展至今,何谓一流、如何评价,一直是莫衷一是的话题。然而,各种大学及学科排行榜、各类论文指数排行榜却每每强势袭来,引发高调庆贺或黯然神伤的场并不少见。客观上,这些指标数据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高校办学的目标追求,以及上级主管部门的决策依据。虽然对世界一流大学的标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自信是其首要标志,这点毋庸置疑。为此,人们不禁要问,迷信外部评价指标是“双一流”建设与评价的方向吗?

个人认为,非也。高校办学质量是一个复杂、模糊且需时间积攒的复合体,不存在所谓的能够全面、客观反映“双一流”建设成效的教育评价“指标”,而以“指标”论英雄只会带来短视、浮躁和功利的学术生态。

世界一流大学各有办学理念、学科特长和发展路径,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同样离不开中国特色和校本特色。从本质上说,人们无法依靠指标评价得出一流大学。原因在于同质的事物才可以比较,每一所高校都是独特的,比较的基础并不存在。而且,所谓“一流”也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其更多的是一所大学在民众心目中的信誉所在,是一种主观的感受。

更何况,大学一直处在动态发展中,任何评价都是过去式。没有一所大学敢说是绝对的一流,指标数据也有时效局限性。大学办学质量或者建设成效,需要相对充裕的时间在社会需求互动中自然而然地显现出来。

教育评价指标是用来反映教育科研状态的,但如果教育科研活动只是为了迎合评价指标,那将是教育科研目标的迷失和教育评价的误导。

对于评价指标量的过分追求会导致质的损失。教育科研评价指标是对教育科研活动状态和成果的质与量的总体反映,是一个质量和数量有机结合的数据。说得直白点,是一个有质量要求的量化数值。

客观上,目前绝大多数教育科研评价指标都有一定的价值和需求,通过它们也能够反映出一定的教育科研状况。但是,如果办学管理人员和教育科研人员的一味追求评价指标,容易有意或无意忽视教育科研质量的做法,而教育科研质量又难以有统一标准,所以虽然表面上指标数据上升了,但实际上指标质量在下降,相应的教育科研活动的水平也在下降。

例如,“境外留学生”指标反映办学单位国际化水平,但如果办学单位为追求指标数据而故意降低入学标准以高额奖学金去吸引、招揽境外留学生,这样的指标数据就会完全变味了。

同时,教育科研质量目标和教育评价指标无法重合。教育科研的质量体现在教育科研活动当中,外部的评价指标往往并不能真正反映目标质量状况。以人才培养为例,教育教学质量目标在于立德树人以及学生个体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水平,而相关的评价评价指标却难以全面、准确体现这些要求,往往是高校培养了多少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等。还有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其质量目标是成果的原始创新以及为社会、人类进步的贡献,而教育评价指标却往往是核心期刊发表的论文数。还有“CNS论文”(Cell、Nature、Science三大期刊论文)指标,学者能够把学术成果发表在CNS上自然体现了强大的科研能力,但如果研究生导师为升而不顾指导研究生,学生几个月都见不上导师一面,这样的研究生导师即使有多篇CNS论文加身也是不合格的。

在“双一流”建设的问题上,我们必须明确“双一流”建设不是“另起炉灶”,高校一定要把各项职能优质发挥,达到世界一流水平,自然就是世界一流大学了。由此,对于“双一流”建设评价有三点建议:

第一,“双一流”建设评价要改革评价方式,提倡专家深入基层。其实只要听听学生评教,就可以知道教师课上得怎样;听听教师评校,就可以知道学校管理怎样了。如果一个学校老师、学生都在“热气腾腾”搞建设,那就一定差不了。

第二,“双一流”建设评价要改革内容,注重建设单位的内生性指标。办学质量在于教育科研活动和成果的内部,具有个性化、生成性、良心活的特点,无法用标准的量化数据来计量。可以让建设主体高校自己提出建设成果指标,自己来作纵横比较论证,确立其在国内外的地位。其他高校如有不服,可以打擂台,通过同行评议,在比较中选拔一流学科和高校。

第三,“双一流”建设评价要设置对纵容学术不端行为“零容忍”指标。“双一流”建设单位在同行中占资源优势且具有示范效应,如果这些机构出现纵容学术不端问题,说明机构“德”“才”均不配位。如此,不仅起不到表率作用,更对其他高校不公平,同时严重破坏国家教育科研诚信形象和科技经济竞争实力。所以一经查实,国家要拿出“壮士断腕”的魄力,坚决严惩,营造风清气正的学术环境。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大学评价指标研究”〈编号B1A160125〉资助)

迷信『指标』成就不了世界一流大学